

七天六夜

■李康 孙荣乾

新时代之歌

早晨8点,太阳还未露出脸蛋,受连日降温影响,远处的山脉已被团团浓雾包裹,看不清轮廓。一阵凉风“簌簌”吹过,百米开外的小树林里卷起一片片落叶,飘扬、飞舞……似乎在提醒将士们,“冬天来了,冬天来了”。而镶有鲜红“红军师”字样的土壤前,来自全师7支参赛队的105名全副武装的官兵已整齐列队。这次参赛的每支队伍中,都有指挥员、班长和机枪手,还有狙击手、工兵、通信兵和卫生员,每一支参赛队都是一个独立作战单元,每一名队员都是各单位的训练尖子。

随着师领导一声令下,10发红色信号弹顺势腾空而起,战斗的气氛骤然浓烈,红军师首屆“坚韧奇兵”战斗竞技拉开战幕。

现场负责导调的作训科参谋李辉站在队伍正前方,声音嘹亮地宣布任务要求:“现在开始进行第一项科目考核,请大家根据导调组下发的作业条件,在10张地图中选取8张地图完成拼接,而后完成行军路线规划。哪支队伍先完成,哪支队伍就可以先出发,现在开始计时!”

“这是什么?”作为小队指挥员,侦察营武装侦察连排长朱世明接过导调组下发的点位坐标和一沓子地图,竟然有些懵。

竞技开始前,官兵对朱世明率领的这支队伍关注度最高。因为这支队伍除了通信兵和工兵以外,其余13名队员全部来自侦察营,都是地地道道的侦察兵。

而指挥员朱世明更是全师小有名气的侦察尖兵。2014年,还是侦察班长的他,参加新疆军区组织的侦察(特种)兵比武竞赛摘得桂冠,翌年被单位推荐保送入学。这次,由他担任小队指挥员,队员们更是信心十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朱世明带领班长周飞航,一边换算点位坐标,一边根据坐标寻找相对应的地图,完成拼接。

“报告,A队规划完毕!”“报告,B队规划完毕!”十多分钟过去,此前站在朱世明队伍左右两侧的多支队伍都已经完成路线规划,转入徒步行军。看着其他队伍相继启程,朱世明将双手捂在嘴上,用力哈了口气,暖暖快要冻僵的手指。

站在原地的其他13名队员完成个人背囊称重后,纷纷瞪大双眼,齐刷刷地看着朱世明和周飞航,轻声默念着:

“排长,加油!”

20分钟过去,朱世明举手示意:“报告,线路规划完毕!”几名裁判围过来检查,而此时,其他6支参赛队早已不见踪影。“你们可以出发了!”李辉仔细检查完50多个必经点位后,给朱世明宣布了指令。

“排长,没事的,我们第一项落后了一点,后面我们努力追上去。”中士李刚急步上前安慰朱世明。而朱世明好似胜券在握,他转头对李刚微微一笑:“不打无准备之仗,规划时间慢了,不代表我们落后啊,等着瞧吧!”说完,朱世明把手枪、望远镜、指南针等装备重新整理了一遍,朝队员们挥动手臂:“出发!”

站在队伍最左侧的狙击手、下士张宏阳,低着头正准备沿着前6支参赛队的路线快步冲出去,却被周飞航一把拦住:“我们跟着排长,走这边!”张宏阳猛然间抬头一看,排长朱世明已经向另一条小路冲出去了。

“其他队走大路,地面起伏不大,路好走,行军速度快,但易暴露行军企图,我们选择走小路,虽然上坡下坡,体力消耗大,但利于隐蔽……”朱世明边走边,一边给大家解释,队员们纷纷点头赞同,随即加快脚步紧紧地跟了上去。

“大家跟紧,各方向警戒员提高警惕……”朱世明提醒道。根据竞赛规则,这次七天六夜战斗竞技,所有队员携带30斤的战斗装备,除了每天完成30多公里的行军外,还要处置导调组随机给出的各类“敌情”。

“轰——轰——轰——”模拟炮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利用远程炮火对前方道路进行封锁,附近无迂回路,请处置。”

朱世明率领的队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长途行军后,来到第一个必经点位,面对导调组突然给出的“敌情”,朱世明立即掏出器材,计算炮火封锁间隔和测量封锁纵深,组织队员利用炮火封锁间隙快速通过。

“你们计算精度不准确,给你们扣两分,第二组在行动过程中,防护动作不到位,扣两分。”尽管队员们在做战术动作的过程中格外地用心,但还是被导调员发现了不足。

朱世明和队员们刚刚通过炮火封锁区,来不及喘口气,另一个导调情况接踵而至:“你部现已到达某某地域,由于刚才通过炮火封锁区时,通信兵防护不到位,导致电台受损,附近200米范围内有一台便携式卫星通信站,请利用卫星通信和北斗向上级报告你队位置。”

“一组警戒,二组展开搜索,三组与通信兵一起寻找卫星通信,周飞航和我

利用北斗报告位置,开始行动!”朱世明利用手势快速完成兵力部署。

导调组组长、作训科科长鲁卫成介绍说:“这次七天六夜战斗竞技,在240多公里的行军路线上,先后随机设置了50多个实战科目,上一个科目刚结束,下一个科目立即展开,一环套一环,就是要让队员们感受到战场的突发性和残酷性。”

通信兵、下士张龙飞发现的卫星通信站,其实是散落在地上的一堆零部件,他快步上前,检查完各零部件,按照以往训练的方法,对各零部件快速安装。调试天线和频率,很快便完成了任务。

现场考评的裁判员告诉大家,前几支队伍也是刚离开不久。听到这里,朱世明和队友们更有追上对手的信心。

队员们连续奔跑近5公里,好不容易超越了第6支队伍,新的情况再次到来,“由于前方运送弹药的车辆受损,需你队指定8人将车辆推行至600米开外的安全地域进行抢修,并将车上的弹药快速转移至前来接替的运输车上……”

看着眼前近2吨的车辆,朱世明挑选了8名强壮的队员推车,其余队员被安排至附近地域担任警戒。

尽管集体推车是每年师侦察兵集训必训的一个科目,与其他参赛队相比,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和丰富的经验。面对戈壁滩上坑坑洼洼的起伏地面和持续刮起的7级大风,8名队员还是显得有些吃力,他们分别采取前拉、后推等方式,齐声喊着“一、二,一、二”的口令,调整步伐,集中力量将车辆缓缓推进。

车辆刚刚推至指定地域,队员们紧跟着又依次扛起200多斤的圆木、弹药箱和汽车轮胎快速奔跑600米,完成综合战斗体能考核。

负责场地设置的工化科科长李自涛介绍说:“这几个动作叫综合战斗体能,也是对队员体能考验最大的一个综合科目,是为了让队员们在长途行军体力透支的情况下,全面检验组织指挥、小组协同和应急应变能力。”

几轮折腾下来,队员们的迷彩服逐渐被汗水浸透,凯夫拉头盔下那一张张黧黑的脸庞憋得通红,脖子上的血管膨胀得快要跳出皮肤。冲过终点线,喘着粗气的下士张宏阳和下士李天乐累得直接跪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不能停,坚持住,快起来……”周飞航用衣袖擦去滑进眼睛里的汗水,疾步上前拉起张宏阳和李天乐,三人相互搀扶着继续前进。

由于在综合战斗体能科目上拼尽了全力,也为他们追上对手赢得了时间。完成任务后,朱世明和队员们加快

了步伐,开始一路小跑。

临近中午,朱世明和队员们终于追上了第5支队伍,齐头并进到达休息点。只见前方对手有些已经吃上了香喷喷的饭菜,还有些正在生火做饭。

“一组负责警戒,二组负责挖灶,三组随我准备物资。”朱世明给大家简单分工,便带头开始切肉,其他队员也迅速寻找避风处挖灶生火、淘米洗锅、洗菜切菜,一切有条不紊展开。半个小时后,冒着热气的青椒炒牛肉、西红柿炒鸡蛋和紫菜蛋花汤新鲜出炉。

“由于时间紧张,我们今天中午就做两个菜,牛肉便于补充体力,西红柿可以补充维生素,大家多吃点。”朱世明端起分菜盒,又给每人添了一勺菜。这天中午,也许是野炊的味道分外香,也许是队员们体力透支真饿了,锅里的饭菜被吃得干干净净。

“后面这几天还要走200多公里,大家抓紧放松一下,防止肌肉损伤。”吃过午饭,几名队员准备倚靠在背囊上休息片刻,朱世明立即上前制止,而后把队员们分成两组,让大家相互按摩与放松,缓解肌肉疲劳。

烈日下,队员们简单休整后,沿着规划的路线继续前进。越沟壑、翻山丘、穿戈壁、钻丛林。当天下午,他们处置完通过染毒地段、遭“敌”小股兵力袭扰、引导火力打击等科目后,又接到了武装奔袭的情况诱导。队员们咬着牙,相互鼓着劲,在戈壁滩上快速奔跑至下一个目标点。

太阳渐渐落山,朱世明他们终于赶在天黑前追上第4支队伍。走完当天的路程,大家纷纷打开背囊,掏出携带的单兵帐篷,利用地形组织宿营。

上等兵王一鑫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高强度的训练,搭设完帐篷,他转身掏出针线,一屁股坐在背囊上,咬着牙关,缓缓脱下战靴和袜子,脚底板上3个指甲盖大小的水泡立即映入眼帘。

下士刘瑞阳见状,立即跑过来帮忙打着手电,王一鑫抿着嘴唇,用缝衣针逐一扎破水泡,缓缓将带有线头的针穿过水泡,再用剪刀剪去两头过长的线头。面对刘瑞阳的关心,王一鑫露出几颗白牙“呵呵”一笑:“不碍事,今晚留点线头在里面引流,明天照样能跑。”

晚上11点,筋疲力尽的队员们开始就寝,下士韦茂与排长朱世明挤在一个帐篷里。临睡前,韦茂特意将靴子和衣服收到到了帐篷内。他说:“山里昼夜温差大,夜间易起露水,如果不收到帐篷内,明天早上衣服和鞋子都是湿漉漉得,根本没法穿。”

凌晨1点多,睡得正酣的队员们突然遭到小股“敌人”偷袭,队员们迅速行动,向“敌人”发起追击。

经过3公里的夜间追击后,夜间轻武器实弹射击科目随即展开。由于夜间光线不足和陌生环境等制约,夜间实弹射击成了队员们挑战难度最大的一个科目。

夜幕中,队员们凭借微弱的月光和手感装填弹药,在10秒钟内依次完成对3个随机显示的目标进行射击。

此后几天,朱世明率领的这支队伍在夜间侦察与报知、地雷探测、目标引导等多个科目上用时最短,为他们在行军过程中赢得了总时间。最终,他们在七天六夜的“坚韧奇兵”战斗竞技中成功逆袭,斩获桂冠。

南瓜飘香

■常英华

人们在南瓜牵藤时吃尖,挂果时吃瓜,待到瓜熟蒂落的时候,把吃不完的南瓜放在阴凉的地方,一年四季都够吃了。在粮食不充足的时候,人们就用南瓜当饭,每顿煮些南瓜,在里面撒点面粉或米粒,那就是很好的膳食了。南瓜虽为蔬菜中的上品,但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里,它却只能作为一种单一的、无法选择的果腹食物。在老家,南瓜与其它粮食一样受到喜爱,也是缘于它在那个年代里帮助人们解决了填饱肚子的大事。

现如今,人们对南瓜更加青睐,开始研究它的历史与营养价值。实际上,南瓜的栽培历史也有三千多年了,最开始始在亚洲南部和非洲一带,在元代传入我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诸处亦有之矣”,具有“补中益气”的药用价值。而南瓜含有多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不但可以润肺化痰和清毒,还能防治各种疾病。南瓜也因此作为一种时尚食品,现身于各大不同风格的高档餐饮场所,南瓜饼、南瓜汤、南瓜饭、南瓜菜应有尽有,充填着人们渴望健康的味蕾。人们在享受现代南瓜菜系的美味时,又在心间涌起一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触。

随笔

思想,无与伦比的力量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悲秋”似成主题,“秋”入诗词,往往沾染了文人感时伤怀的沧桑感,裹挟了人生已入下半场的悲凉意。然而在毛泽东的诗词里,秋景与秋思却被赋予了别样的审美意味,可谓胸襟宏阔、意象辽远、气势磅礴。尤其是《采桑子·重阳》,虽作于诗人自身遭逢低谷且身染重疾之际,却跳脱了个人得失、一己悲欢;不仅抒发了诗人的浪漫想象和豪情壮志,亦将重阳节的文化意涵升华到了历史、哲学和人类的新高度。

喜欢毛泽东诗词中的“秋兴”,也和我对重阳节的偏爱相关。每到重阳节这一天,我总想登高望远。即使忙,也会在这个节气的前后去登一次山。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感觉,在这个时候爬山是一年中最美的。春天也会爬山,也有一种美可以领略,那时万物复苏、生长,爬山时会与自然一起心生希望。春天的爬山略显忙碌。头是低着的,因为生命正在向你吐露秘密。这儿有草长出来了,那儿又有绿芽在探出头来向你问好。可是,秋天的爬山是向上的,头是昂着的,心里是空的。你会被路边的红叶感染,与其交流,但有一种力量始终在呼唤着你,请你抬头。时间久了,你便知道,那是太阳的力量。太阳在向高天上奔去,而我们的生命需要那阳气,所以情不自禁地会向太阳索求。

我喜欢吃秋天的葡萄,那葡萄最好是晒太阳晒得有些泛红的。当你吃下去的时候,除了甜味,你一定能尝到那里面有太阳的味道。甘肃靖远有一种籽瓜,当地人从立秋那天起就不再吃西瓜,开始吃籽瓜。他们认为,西瓜立秋后就变成凉性的了,会伤胃,而籽瓜恰好是温性的,可润肺,还可养胃。每年秋天,我总会买很多籽瓜,放在阳台上让太阳晒,每天中午睡醒后,在地上摔开一个籽瓜,用小勺挖着吃。每一口吃下去,都能吃到太阳的温暖。

这些年研究传统文化,开始研究节气、中医和饮食等,便发现我们的那些讲究与吃法,其实都是有来历的,都在遵循道法自然的规律。古人认为,重阳节这一天,是大火星隐去的时节,所以人们在这一天会祭祀大火神。七月流火,九月则大火消失,所以,大火神的另一层意思代表了天地间的阳气。这一天,是阳气开始衰减的日子。阳气衰减,也意味着天地自然界的生命开始大规模地消亡、隐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身上的阳气也开始潜伏起来,要加衣服了。所以,从古老的祭祀传统来看,这一天是天地间阴阳交会之日,属于自然的大节。重阳节之前是寒露,天气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寒意,之后,天气逐渐变冷,接下来的节气就是霜降。太阳偏向于南方,阳气迅速衰减,冬日马上来临。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重阳节是古人对天地大道的一种敬畏和信仰。

后来,这种古老的祭祀活动慢慢地与各地的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一种道的教化活动,也越来越有仪式感和文化味,最后慢慢就变成了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日子。比如,人们把

寥廓江天万里霜

——重阳节断想
■徐兆寿

端阳节与重阳节联系起来看,九与五都是数字中的吉数,九在《易经》中代表的是阳数,九月九日便是重阳的意思。这种解释便带有了很深的文化内涵,也有了道的教化。再比如,在很多地方,这一天成了秋收后庆祝的日子,人们终于可以放下手中的劳作,出游赏秋、登高望远,也可赏玩菊花、饮菊花酒,甚至可以赋诗歌舞。这是对重阳节的再创造。自古以来,重阳节流传下来的诗歌与节庆活动数不胜数,已经成为我们后人的财富。这里更多是的是娱情,当然遵循的仍然是道法自然的法则,也是将天地大道演变成人间文化的一种表现。

把重阳节确定为老人节是1989年的事,旨在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之一。先敬天地,道法自然;再敬父母,以孝为先;然后娱情天地间,得大自在,岂不快哉。

但问题在于,因为一百年来在历史上我们多是用西洋历法,很少用我们自己的夏历,所以,当我们用阳历说某某日时,只知道时间进行到一年或一月的什么阶段了,而当用农历说起某个节日时,或许会在刹那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自己的节日带着天地间的大消息,带着生命的秘密,带着中华文化的深刻真理。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历法。现在我们一直在谈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个人看来,首先要复兴中华文化的道法自然的基本原理,而重新认识节气文化,便是认识道法自然基本原理的重要方式。



崇敬(水彩画)

郝军作

长征

第4336期

文学作品